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義字集 二編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13

文庫11
A1695
13

明治十有七年新鐫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言有物
而行有

甲申秋九月五日余訪黎公使於永田町公署贈方物以問其國難其明公使書此語及詩見贈

恆

甲申秋日

黎庶昌書

近世偉人傳七編引

雖有人之偉者不足文之奇者則不能傳之雖有文之奇者不遇人之偉者則無由發之今以子闇之才際會於撥亂之世卓犖非常之士踊躍出焉此編

傳之千古矣
明治甲申鞠有蕤華之月
省軒亀谷行識
印山神波桓書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二編序

進而為參議為卿輔佐天子而治天下不然為府知事縣令而施政教於郡内加膏澤於庶民是士君子遇於世者之所為也退而著書以勸懲天下後世或教生徒造村德而供國家之用是亦士君子不遇於世者之所為也遇不遇天也非吾所能為也故遇不爲之加不遇不爲之損吾唯為吾所能為已然而一時之事功不若著書

之長傳。一人之作用。不甚多造林德之益
於世焉。則不遇或有勝於遇者矣」。又人蒲
生䌹亭。嘗仕爲史官。無幾罷。專事著述。傍
教生徒。生徒往〻有造林德者。而所著書
殆等身。就中近世偉人傳。自第一編至第
七編。今十又四卷。自忠孝道德文武奇偉
之士。至特立獨行名一枝一藝者。蒐集無
遺。足以補史家缺漏。而勸懲天下後世。可
不謂良書乎。比之彼一時之事功。爲孰得

孰失耶」。䌹亭嘗言曰。自古俶儻非常
之士。不遇於世。則往〻網羅國家遺事。
以傳後世。後世讀其書。欽其人。如覩景
星鳳凰。余有慕焉。䌹亭能踐其言矣。
則天使䌹亭不遇於世者。適所以寵之
也歟」。雖然䌹亭則超然於遇不遇之外。
而謂吾唯爲吾所能爲已。吁嗟是䌹亭
之所以尤高於人也。

明治十七年九月

羽峯南摩綱紀拜撰

堯田大島信書

島田篁村曰文氣翩翩極有風致可謂得龍門廬陵之法者

鐵研記

余頃訪蒲生子闇。喜迎延其玲瓏齋。呼酒具鮮。縱談文史。子闇出一鐵研。示余曰。此實山陽賴氏遺物。曩歲其子士譽東遊。携來。遂為吾友某所獲。某嘉吾之

村山拙軒曰蒲生子閒勤史學山陽翁亞也今研之歸寔非偶然遂士筆而傳之韻事快事

積年勤于著述。割愛贈之。子為吾記其由。余聞。所有感焉。山陽以布衣從事修史。茹古涵今。拮据二十餘年。著外史政記諸書。其有功乎天下後世洵大矣。顧予闇慷慨忠懿。與世不相遇。中

聚亭曰算合傳附傳等實可得二百餘人

歳退隱。罣于一室。左右圖書。著述自娛。痛憎浮華纎佻之弊。肆力學龍門廬陵之文。自中興元勲碩輔名流。逮貞婦義僕異能技藝出徒。網羅為傳。凡七編十有四卷。得人二百有餘。近今著

述之富且勤。蓋莫與之比。而此研偶歸其手。則同氣相得。而致然。又安知非山陽氏之靈裁子闇之業之勤。而鑄之耶。有古人夢獲筆。而才進者。夢且然。今研之歸子闇。其進境何如也。余知

自今所作。具龍門之風趣。得盧陵之神髓。與外史諸書並行而不朽也。研徑四寸強。厚一寸。狀如圓月。額雕雲紋。紫鏽奇古。撃之鏗然有聲。真可珍襲焉。

明治甲申八月廿二日。記于无

閟室。是日秋熱如燬。勉爲之。
不足供子闇清賞。洵可愧也。
同盟弟小山朝弘拜贈

鐵研銘并引

總生寛拜題

蒲生子闇所藏一鐵研。賴子成傳之其子子春。々々傳之其友人間中禎卿。禎卿傳之子闇。其所歷詭皆近今之名彦也。而子闇作之歌。小山遠士作之記。島田敬甫村山大樸附其評語。今余作銘。以子闇所囑故爾。非余能之云。唯有數言之點沇名器也矣。辭曰

磨而不磷。惟鐵爲然。一片古硯。經年幾千。悠久不離。翰墨之緣。愛好授受。盡是英賢。刻藤毛錐。與爾配匹。麝尉珠銅蟆。與爾膠漆。姦慝暴戾。克誅克詰。魑魅魍魎。維呵維叱。激如巨海。忽起瀾濤。舉似飛鳥。忽可翔翱。

先生氣宇允爽逸高。先生文章。浩蕩雄豪。

小山春山曰。琅讀一過。鏗錚有聲。余記數百言。徒費筆墨。可愧耳。

松村西莊曰。序引起處。學原道。而更簡潔。銘辭秀穩。無一浮語。

村山拙軒曰。光恠陸離。如讀古鐘鼎文。

又曰。遠士記文。老兄銘詞。鐵研生光。子闇之喜可知也。

右湧曰想見禎卿其人

又曰龍尾銅雀無顔色

又曰老蘇所謂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意

鐵硯歌謝間中禎卿

有客贈我一塊鐵。狀如圓月雲遮額。古色鬱然紫鏽凝。擊之鏗錚響清激。道是山陽賴翁之遺物。孽孳乃知存手澤。想見此硯伴修史。深宵戛々磨古墨。文成篇々妙入神。擲地有聲如金石。椽大文筆古鐵研。宜矣萬丈燄騰燄人。爵孰與天爵高。布衣功績亦竹帛。數卷遺著扶世道。大義皜々邪說熄。令我何幸獲此研。龍尾銅雀復何覓。永伴青天白日樓。史筆學翁誅姦賊。偉人傳成十四卷。傳播四海如有翼。吁嗟乎客乎。贈我豈偶然。逈勝漢廷鐵券錫。

湖山曰子闇氏而得子成氏名研真可賀之事余亦將欲賦一長篇贈之也

禎卿云。賴子春嘗東游寓余家。殆乎半年矣。去如松前。後托此研於高槻藩士瀧川直三郎見贈。云此研家嚴所賜。今割愛贈兄以謝昔日之厚意焉。故余雖百金不願易也。今君耽修史。且辱屢評閱拙稿。因以奉呈。余驚喜乃有此作。蒲生子闇自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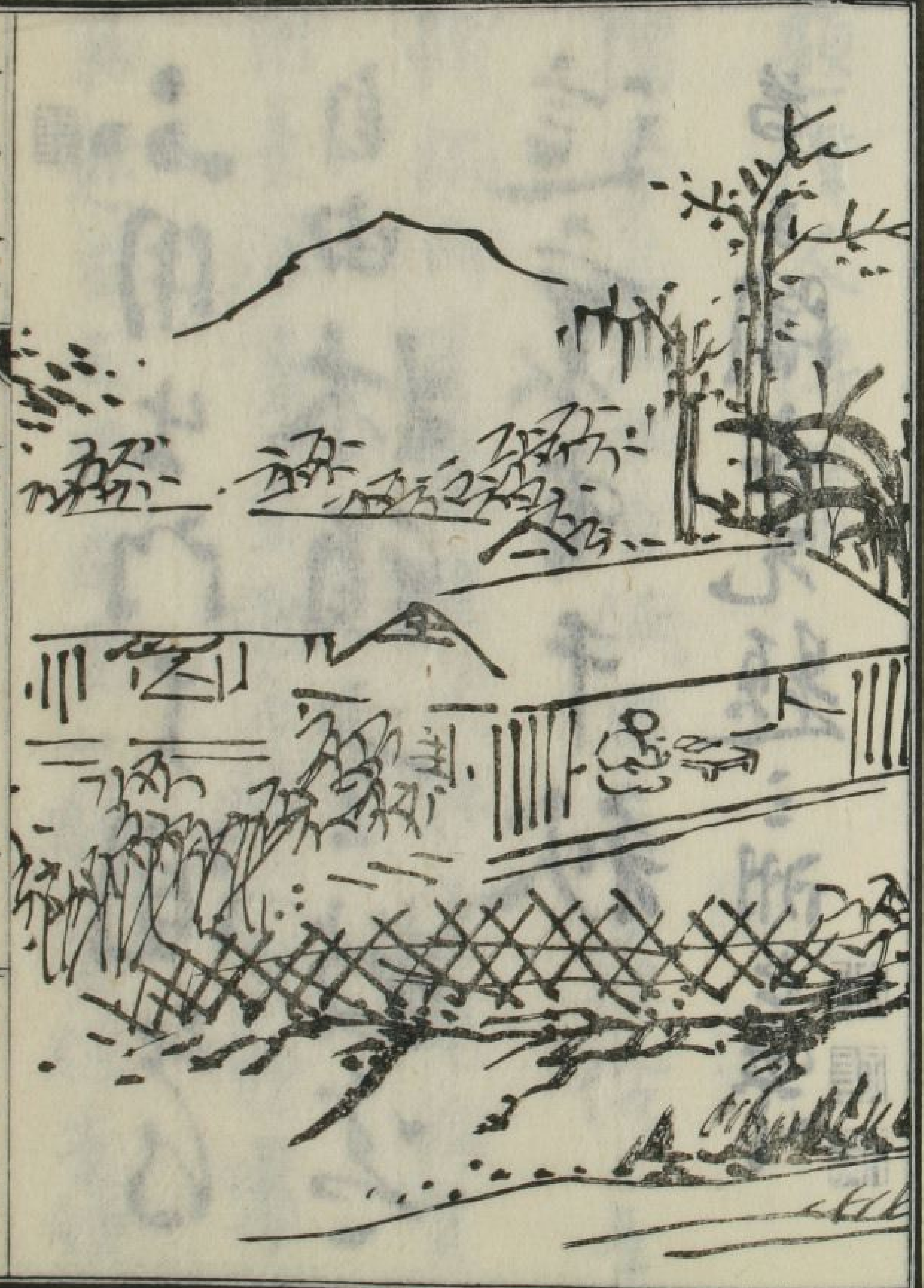
小山春山曰。琅誦一過。得一絶。錄以代評語云。

子闇文章亞子成。史篇尤見氣崢嶸。一丸硯似照魔鏡。寫得妍媸明更明。

岡田后得曰。山陽翁遺硯之歸子闇。似有數焉存者。不可無此大作。

杜門謝來往
杜生何所親
梵辭誦一過
對床如有人
錄舊作為
絅亭學臺 清囑
七十一老叟湖山愿

聚亭曰惜哉不使大橋仲載見之仲載嘗贈詩云天下清閑君與我一壺村酒一盆花



不用出門去問名
自由林頭書數卷
這裏有千秋
為子閣老兄題 三洲長炗

鼕亭曰亞三史溢美不敢當然與世之嫉賢蔽善者迴別所謂君子成人之美者故受而不辭云

題偉人傳

獨以名教早自任。要寫落落佳石金鐵。編成華蕭偉人蹟。嘉見論贊用意深。幸在近日接人耳。鎗感奠越至三史。千里一瞬參膛走頓。

堀口藍園亦贈詩以為非閑文字曰偉哉蒲氏著字字擬麟經滅出英雄血毫端自有靈

增其價洛陽紙。況又評隱君學
賢。言外之妙不蹤跡。吁嗟世多
少閑文字。争及斯書千古傳。

甲申秋日　拙軒村山涫

人奴而死是身人死而
生是神兵塵唯一
元氣超脱死生揔
春為

蒲生子闇題

七十五叟梅外仙史

后得曰髑髏常語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而況今同志相集讀此快書乎

又曰斯人應言我輩死而王政復古既已十七年矣而民不被其澤窮民失産內訌屢起何也其必有以焉噫

聚亭曰余與関口君交卅餘年實為維新前尊攘正議同盟矣項君將之任於靜岡縣餞余于濹上酒樓且書此見贈可以見其厚誼焉

[illegible]

圏係湖山翁尖圏係春山兄

春山曰呼作舉何如

又曰面目作舁陋何如

后滑曰高明驕盈不獨鬼神惡衆怨之所

苟完書室醉題

善哉公子荊。居室不累情。始有曰苟合。珍寶豈敢爭。
少有曰苟完。擾々厭蠅營。富有曰苟美。不復貪餘羸。
余也雖不肖。常慕此清貞。名室曰苟完。安分利名輕。
室中何所有。毛頴與陶泓。伴之者為誰。陳玄褚先生。
四友情好密。團欒時呼觥。驩然一床上。文詩由以成。
清風與明月。開戸亦可迎。不許塵俗輩。與我詩酒盟。
彼哉何面目。驕吝夢中縈。柳子負版傳。隱然識諷并。
高明鬼瞰室。此言可以銘。衣則錦尚絅。食則藜作羹。
腹貯萬卷書。寵辱不曾驚。凡為吾子孫。慎勿至驕盈。

柳田泉文庫

歸。自古貴富人招禍敗多由此。可畏々々

小野湖山曰。說苟完之意。慕公子荆之賢。句々真樸可喜。余從前觀以苟完字名室者多矣。大抵名不副實。如吾綱亭君。可謂名實相副者矣。且此篇題曰醉題。而懼高明。戒驕盈。毫不見醉態。真是公子荆之流亞。

小山春山曰。古樸渾厚。似讀崔子玉座右銘。

又曰。通篇戒懼抑謙。無一語涉醉放。題改為自題似可。

小牧櫻泉曰。孔夫子稱衛荆善居室。今讀高作末段數語。又是善處世。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二編例言五則

一近世偉人傳第七編剞成。是為義字集第二編。開卷第一載新井白石。白石實為百年前之人。而屬之近世。其義詳於仁字集第二編例言。讀者勿怪而可也。

一諸傳筆路井然。一讀可知其主意。然最宜著眼於其綱領處。點睛處。照應處。收繳處。不然。一篇好文字。恐成嚼蠟。因告黃小之讀是編者。

一是編前後既傳一百八十餘人。何其多也。而其用筆各異。其人一々躍出紙上。則是一百八十餘人

之寫眞也。眞可謂天地間一大奇觀矣。

一或曰。是編多載尊攘論之人。似悖於今日世態者。曰否不然。外交訂盟。常須蓄此氣。苟無此氣也。每致於彼。著々受其侮。蓄此氣而結外交。縱送磬控。其權在我。尊攘之說。豈可廢哉。是吾蒲夫子之所以拳々於此也歟。

一前編間有文字誤寫顛倒。將俟他日校正。讀者其諒之。

明治十七年甲申秋八月。於有為塾中。

受業上毛　杜岡文平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二編目録

上卷

新井白石傳　據御實記先哲叢談板倉豫州作白石傳今村了庵作君美傳并口碑
山縣大貳傳　據大貳履歴書其著書及今村氏家譜并口碑
竹内子實傳　據履歴書及中野公績話中島謙蔵囑
堀伯謙傳　據弟重脩作行状并目擊
栢木忠俊傳　據履歴書及渡邉俊壽說
田中綏猷父子傳　據履歴書并口碑
近藤貢傳　據履歴書并口碑目擊
太田二郎傳　據杦田探源所紀行状
河村瑞軒傳　據山崎成美和文傳及瀧川菊圃筆記并口碑

下卷

下斗米將眞傳 附妻伊曾○據門生岩館武敏及下斗米與八郎所紀行狀

尾嵜朝秀傳 據福岡縣殉難錄并口碑

桐野利秋傳 據履歷書及肝付海門話

金忠輔傳 據仙臺千葉生話及加藤櫻老筆記

佐田介石傳 淺田國手囑 據履歷書

東胤禪師傳 小野湖山翁弟 據其傳紀

高木抑齋傳 據履歷書并目擊

髙野長英傳 岡天爵囑○附榮蔵 據今村了庵見示履歷書

池大雅傳 附妻阿町○據伴蒿溪和文傳及賴山陽百合傳

下村也壽今井龜壽傳 附山中壽天○據新聞紙及小林礫川手紀履歷書

右通計二十五人

早稻田大學圖書

近世偉人傳義集二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子闇著

新井白石傳

白石名君美。字在中。源姓。新井氏。初名璵。一字濟美。稱勘解由。白石其號。又有錦屛山人。天爵堂。勿齋等之號。其先新田二郎源某。削髮為僧。居上州荒居。因氏新井。新井與荒居。邦音相通。父正濟。常陸人。年少來江戶。筮仕土屋侯。（久留利二萬千石延寶己未國除。）母坂井氏。明曆丁酉二月。侯邸火。正濟從寄居于內藤政親柳原邸。生白石。侯因戲目之曰火兒。天資穎悟。三歲善書

寬江曰數句提要

寬江曰後来許多事業本於此

春山曰存貳下即字削是字

大字。六歳誦經。既長器局宏偉。博聞多識。文詩操筆輙成。尤邃乎和漢古今典故。元祿六年。以其師木下順庵薦。為甲府參議侍講。待遇優渥。每進講畢。特賜坐聽其說國家遺事。十四年。命撰列侯家譜。々三百八十七家。起慶長五年。止延寶八年。上下八十二年間沿革事實。鉅細悉備焉。凡二十卷。七月起草。十月脫稿。名曰藩翰譜。寶永元年。參議為幕府儲貳。文昭公是也。將入西城。白石就間部詮房上言曰。治天下之道。臣嘗進講。今復何言。唯無忘則幸甚。公謂詮房曰。君美一言。予不敢一日忘也。久之。無徵命。或勸求

寬江批

后得曰今日善屈服洋人如此者誰盇有之我未之見也噫

擧白石曰。予藩邸之侍講也。進退不可不以禮。已而召為西城侍講。優待如初。撰俳優考進覽。蓋諷士風奢侈柔懦也。六年。公襲將軍職。白石賜采地五百石。班與儒員政事。無巨細預聞。正德元年冬十月。韓人來聘。命白石掌應接之事。叙從五位下。拜筑後守。於是上書請釐革其進見饗賜之舊式。皆見採用。與韓使筆話應荅。敏鋭辭藻雅麗。或廷論其禮法。韓使屈服。目曰白盤。又謂白石曰。聞貴國多長於擊劍技者。請得一觀。白石曰。觀之不可遽辨。吾今為客說之。即援筆作擊劍歌一篇以示。客皆稱妙。其友祇南海贈

后湧曰公之風丰宛然在目

之七古一篇有云韓之使者執玉帛血面争禮頽如石公歴西陛摳衣廾軒々如霞擧屋額腰帯紫陽太守印眼如紫電髯如戟按劍叱々殿柱震使者膽竦喪其魄撃劍歌成血吹霧機鋒觸處皆辟易禮成樂奏賓主歡國家寶典與日赫十一月賞功倍賜采地至千石時政造金銀貨幣整釐海舶互市白石皆預議焉将軍嘗歎戰國餘習未除衣冠服章差等淆乱欲制禮改俗屢與白石議之白石因為經邦典例以上又嘗請鑄造銅字活板以印行經籍于海内被允未行三年十月将軍薨執政議儲君喪服大學頭林

竟江曰及應上文

春山曰盛岡矦識鑒可駭

信篤曰儲君年未滿七歳無服而可白石引古義駁之曰既為儲貳雖幼不可無服也議遂决初将軍尤好通鑑綱目白石循環講之者三将軍每臨講筵必朝衣竦聽至病不輟凡千二百有九日如一日云無幾儲君亦薨白石漸老無復意當世杜門謝客以典籍為樂又述家系所由及生平操履著折焚柴記享保十年乙巳五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九子明卿嗣初白石之從父官於土屋侯也侯愛其幼慧常置膝下一日盛岡侯来奇白石曰吾無子請養以為子侯曰是非吾兒侍臣之子也曰諭侍臣賜之

甕江曰本領如此宜矣其能成大業也

吾待其長與之祿千石侯固辭比七歲父母拉觀戲劇歸家語之一無所遺忘父異之曰是兒非常異日其必與吾門乎十歲代侯作書牘殆如老成既而侯卒正齋辭仕嗣侯賴直無道延寶四年臣某等謀廢立諮之正濟々々不可六年春事發覺賴直逐臣某等白石亦坐父與謀放逐時年二十二貧甚人或勸之業醫白石不肯一專意經史常慨然拊髀嘆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為閻羅都下富人河村瑞軒多藏書史白石就而借覽瑞軒知其有奇骨後當貴富欲妻以女且請以三千金所購地為之贄使其子

甬渭曰有為者有不為

甕江曰白石欲濟天下蓋仕於藩國非其志令辭師薦使岡島其應辟不獨尚友義

說之白石笑曰子亦聞丘言乎昔有小蛇在潭上人徼傷其腮俄而風雨晦暝忽失其所在而有大龍死于佗山即嚮所傷小蛇而其瘢幾一尋許云子翁令欲妻我是傷小蛇也後來興家之日其瘢豈小々哉其人爽然自失而去既而遊事古河侯堀田居十年不得志而去貧益甚止有青錢三百米三斗曰有此未遑凍餓讀書晏如也順庵欲以薦之加賀侯適同門生有加人岡島仲通者戚然語白石曰僕負笈遠遊有年於茲老母日衰頹倚閭待僕歸每一念至五內如裂若幸得賴吾師先容釋褐於本藩則吾願足

也

春山曰美也作君美汝作吾子何如

后得曰方今諸生少知此大義者宜矣其業之不成也

矣白石即以告順庵曰美也求仕何國之擇請捨美
薦仲通順庵嘆曰世道日下人情偷薄擠人求進比
比皆是如汝絶無而僅有者乃薦仲通或嘗謂白石
曰子數奇仕除封之人又師不遇之人假令才學過
人恐無起身成門之期須速改所事而圖榮顯也白
石笑而不荅喩之再三白石作色曰凡人之所天者
君父師三而已故曰民生于三大義不可改也且吾
今既無君父獨有師耳若以師不遇而改所天則回
路諸子豈從厄於陳蔡哉其仕將軍於潛邸也再遭
災家財蕩盡白石笑曰豈非火兒之目爲讖耶初遭

竟江曰著書存於今者恐不止於此余所見亦不止於此

災賜金五十兩白石曰以此治屋宇若又遭災乃灰
洪恩也因以賜金命函人製甲冑其意欲一旦緩急
以御節也其友室鳩巣作之記僚友有小瀧某者嘗
謂白石曰余少時受兵法于由井正雪今觀子之容
貌正與正雪絶相類正雪者近代英雄爲事於天下
而敗者也白石自題其真曰蒼顏如鐵鬢如銀紫石
稜々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其
抱負如此所著凡三百餘種其存而有名于世者曰
東雅新書同文通考五事略蝦夷志其係海外者曰
采覽異言西洋紀聞東音譜西學攷畧西學推問西

后溟曰。撫古慨今。低徊悅惜。史公之遺。

洋人物志。和蘭記事。阿蘭陀風土記。殊方通信錄。南島志。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天之將欲平治天下也。碩學鴻儒。負經綸之才者。見用。如漢高。雖不好儒。猶使陸賈作新語。以論古今治亂成敗。聽之如我白石之於文昭公。眞可謂千載一遇也已。後之負經綸之才。而欲有為於天下者往々。沈淪而歸無用。是雖天之所使然。豈非可惜也哉。余作白石傳。深感乎君臣遇合之難。擲筆慨然者久之。

又曰。余嘗與小山遠士。詣淺草報恩寺。謁白石墓。低徊不能去。摩挲墓石。石方尺餘。正面書新井源公之墓。左側記筑後守從五位下諱君美。年六十九。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二十四字。唯恨墓地狹隘。不足安先生之英魂毅魄也。雖然先生既已伸乎生前。死後於何有。且聞近者有志之士。創立白石社。印行其遺書。亦足以慰于地下矣。

川田甕江曰。故安中矦作白石傳。與此相出入。蓋異曲同工。皆可備史氏之採擇。

重野成齋曰。叙事詳悉無遺。可傳也。

小山春山曰。白石負經濟之才。遭遇明主。大欲有

所為亡幾文昭公薨白石就閑散世以為憾焉余謂白石永得志卒其用則安知不有歉於君子之素望哉

岡田后得曰子闇遊學中亦有請妻以女者三氏皆固辭之終能獨力成家蓋有感乎白石事也又曰白石止有青錢三百白米三斗而曰有此未遷餓死讀書自若其立志之確可想見焉今之諸生輩既不能耐寒苦志趣屢易其業之不成亦宜矣獨子闇瀕死不易其志卒至有今日亦有感乎白石也諸生其思之

山縣大貳傳

山縣大貳名昌貞字某號柳莊大貳其通稱幼字三之助以享保十年某月日生於甲斐國巨摩郡篠田村實為山縣三郎兵衛昌景十一世之孫父稱領藏為同邑鄉士野澤氏之後改稱三右衛門又冒甲府勤番與力某姓村瀨氏大貳仍冒村瀨氏後復本姓天資穎敏而豪邁從同國山梨郡山王權現祠祝加賀美櫻塢學櫻塢受業三宅尚齋是以大貳明乎大義自皇學儒佛陰陽方技至諸子百家無不涉獵尤邃乎鈐韜常慨然有復興皇室之意著柳子新論

十三篇以正名篇為首以諷大義名分之棼亂其論曰物無形而有名者有矣有形而無名者未之有也名之不可以已也聖人由之以寓教其中焉昔者周公正名百官而萬國服其仁仲尼正名禮樂而天下稱其德老聃乃謂有名萬物之母莊周亦曰名實之賓也儒家之所修法家之所習不一而足焉我東方之為國也神皇肇基緝熙穆々力作利用厚生之道明々其德光被于四表者一千有餘年立衣冠之制設禮樂之教有若周召有若伊傅民到于今無不被其化矣自此厥後昭宣忠仁諸公繼武于聰王之制

后得曰放聲痛哭

從事于大寶之令綿々共社日盛月隆郁々文物幾乎不讓於三代之時至于保平之後朝政漸衰壽治之亂遂移東夷萬機之事一切武斷陪臣專權廢立出其私當此時也先王之禮樂蔑焉掃地矣室町氏繼興武威益盛名稱將相實僭南面之位雖然先王之明德深浹洽乎民心則強暴之臣尚不能無忌憚是以神器不移皇統綫存逮乎數世之後豪傑交起各據一方龍驤虎奔相奪相害無有窮已姦賊謀事戎蠻是慕首無巾帽衣無領袖驕傲稱德暴逆伐功當此之時一二或憂其民者亦惟承戰國之弊苟旦

之政。荏苒送日。奚知名教所由乎哉。即民之蚩々者。將焉守其土。又將焉安其身。今且舉其大者。官制為特甚焉。夫文以守常。武以處變者。古今通途。而天下達道也。如今官無文武之別。則以處變者守常。固非其所也。且夫諸侯者國君也。各受方土。世襲其爵。有社稷焉。有民人焉。尚且以將校自處。專出無文之令。乃至如計吏宰官之類。終身不與武事者。亦皆以兵士自任。一致苛刻之政。其害乎治道者一也。且令之諸侯與士大夫。凡居五品以上者。咸受國守之號。若任八省諸官。亦皆有名無實。至六品以下。則闕乎無

之或聞。吾不知其何故也。況承制於彼。從事於此。則雖欲無貳。其可得乎。是其無義無制者二也。將相為君。納言為臣。五品之屬。有四品之貴。非尾大不掉。則冠履倒置。唯權凌之。唯威乘之。是其失尊卑之序。三也。且也古之人相呼以名字。或稱兄弟之行。輓近以來。卿大夫一稱其官。不問其名。乃至士庶人無職者。亦皆濫冒內外官號。兵衛衛門助丞之類。自農工商賈奚奴輿隸之卑。及戲子雜戶丐兒非人之賤。每々必於是。夫律之有法也。私官犯官者。皆罪無赦。今若以法糾之。天下幾乎無遺民矣。是其淆亂不可如之

何者。四也。凡如此之類。成俗成風。固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厳様御侯致仕等之言語。別成一家。文字別成
一義。乃搢紳諸士之間。日用通意。亦未知其何義。事
事皆然。物々皆爾。豈非可笑可嘆之甚耶。雖然。今之
人生長其間。慣以為常。則相唱相和。似無不行者。若
夫施之實事。則罣礙窒塞。不相通。於是更立一家之
法。亦且顛倒侏離之習。薫蕕無別。精粗無分。簡髪而
櫛。數米而炊。椎魯無文者。動静云為。唯々是命。勦説
雷同。復何條理之有。今夫艸木之有區別也。以物以
名。無不有條理者。人事而如此。嗚呼曾謂不如艸木

后得曰。慷慨淋漓。

乎。孔夫子嘗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彼衛國如此。其甚矣哉。設使夫
子寓目於此間乎。未知其謂之何也。政之未隳于地。
蓋二千有餘年。可謂久矣。是以其化之被于海内。可
謂廣矣。其德之浹洽于民心。可謂深矣。及其衰也。白
龍失水。受制於小魚。跋渉千里。暴露冒雨。亦可謂難
矣。當此之時。獲一二忠臣之力。或能復其位。亦且不
若小國之君也。雖然如此。尚能保其宗廟。百世不廢。
到今四百有餘年矣。權雖下移矣。道其不在于斯乎。

右得曰宛然自任

先王之大經大法。自有律令可見焉。若能有愛民之心。名其不可正乎禮樂。其不可興乎刑罰。其不可措乎。哀哉。天下無有其人也。既不能盡復其古。亦不能盡變其舊。其有所不盡者何也。豈由其知尚物而不知尚名。知為己而不知為天下乎。抑亦學政不行。而術智有所不及也。其餘皆譏刺時勢。議論剴切。有貫長沙之風。寶暦六年来江戸。居四谷坂町。十二年徙于八町堀長澤町。常以紫綬結髻。幕吏咎而徹之。執贄者恒數百人。諸侯或重幣徵之。或給月糧。小幡侯織田信邦以賓師待之。其老吉田玄蕃津田頼母及

京師人藤井右門。竹内式部輩。常相往来。論文講武。遂至古今兵法攻城野戰之得失利害。證之以攻江戸城。宜乘南風。品巷放火箭等之語。終罹吏議。論為犯大憲。中以大辟。連坐者甚衆。實明和四年八月廿二日也。享齢四十有三。所著數種。散軼不傳。今存者柳子新論。外醫事撥亂。素難評。孫子講義三種而已。大貳既被刑。家絕。有二子。長曰好春。稱次郎兵衛。冒母姓齋藤氏。次曰長順。字子正。號岨雲。業醫。有故冒今村氏。其第三子名亮。字祇卿。號了庵。亦以醫鳴。旁能文詩。與余交善。其孫昌臧。妙齢雋才。亦能文詩頃

者請官復本姓云

善諷子曰。今上之巡幸於山梨縣也。恤大貳尊王志而死非命。賜以祭粢金。又其玄孫昌藏復本姓。以顯其光。嗚呼。九原有知。亦可無遺憾焉。余嘗作加賀美櫻塢傳。始知大貳之唱尊王羅奇禍。今又讀其著書。而知其學有淵源也。如柳子新論一書。可與我家君平著書竝行也。於戲偉哉

又曰。大貳跋新論云。鋤園種菽麥。偶獲一石函。中藏錢刀。皆元明以上所鑄者。函底有一古書。題曰柳子新論。腐爛之餘。不便披閱云云。豈以其時之不可。託之古昔耶。不然。楮紙之書。久在土中。焉能不朽腐乎。甲人及祇卿斷以為其自著。宜矣。甲人小野泉弔大貳墓詩。有刀鋸呑冤百餘歲。經綸遺策十三篇之句。

島田篁村曰。必傳之人。必傳之文。

岡田后得曰。余讀松宮俊仍復大貳書曰。再顧新論作者晦乎其名。故愚潛嘆其不失君子衛身之誠。而今足下欲直與僕論當世之事。戾前修之用心。而似犯居是邦不非大夫之禮者。何也。使大貳能省此言。而無吐品港放火箭之言。則庶全天命。惜哉。後之處亂世者。可不慎乎。

竹内子實傳

子實名延秀。稱百太郎。號樗堂。又號春雨。源姓。竹内氏。子實其字。常陸國新治郡安食村人。其先出自竹内刑部少輔治基。父曰延猷。嘗獻金二千五百兩於藩。藩主哀公擢為郷士。賜祿百二十五石。母加藤氏。子實幼穎敏。氣宇恢宏。材兼文武。論主尊攘。時藤田彪為一藩之望。正議之士倚以為重。彪每稱子實為後進領袖。弘化初。源烈公唱尊攘大義。大修武備。收梵鐘鑄鉅礮。幕府諸有司大忌之。誣以謀不軌。幽諸駒籠別邸。及嘉永癸丑米使來要請通信。遽起公參機務。安政戊午大老某專政忌賢。與公議不協。再搆陷之。公屏居水戸。既而薨。子實慨然曰。今而不繼公之遺志。吾輩何面目立天下乎。糾合同志三十餘人。詣薩藩邸。說以尊攘大義。且請為攘夷先鋒。薩侯告之幕府。々々付子實等於礫川水戸邸。遂囚之駒籠別墅。殆三年。被釋歸郷里。先是。藩士民正姦分黨。互相排軋。至此國情益窘急。子實乃散家財。養志士。舍之於小川郷校。子實為之領袖。與藤田信岩谷信成謀。推田丸直諒為將。糾合義旅。據筑波山。遠近志士聞之響應。實元治元年甲子夏四月也。於是姦黨益

忌嫉之。百方讒於幕府。々々乃命諸藩討之。姦黨踊躍。伍諸藩兵。來擊館於常州下妻。子實乃建策。率兵八十餘人。乘夜襲擊。大敗之。斬獲無算。姦黨狼狽棄甲曳兵而走。水戶藩主德川慶篤在江戶邸。大憂之。命支藩松平賴德鎮撫之。武田正生率衆隨焉。正黨扈從將入水戶城。姦黨大驚。戒嚴伏兵於途。逆擊之。砲戰移時。乃退屯于那珂港。見兵僅三千。姦黨與諸藩兵水陸来攻。防戰累月。賴德陳慶篤命諭之和解。弗聽。後姦黨欺迎賴德殺之。尋降者二千餘人。是歲十月。武田丸藤田丸竹內諸子帥見兵八百。將詐之

羽峯曰。借子實詩。狀子實為人。亦是據糧於敵法。

京師。乃破圍而走。幕吏躡之。且戰且走。抵越前。道梗不通。窮蹙終降加賀軍門。加藩具狀報幕府。幕府命幽之越前敦賀。明年三月。悉處之斬。先是方破圍。信成獨得間走江戶。而潛匿焉。子實秀眉方面。威儀肅然。性嗜酒。生平與静社祠官士齋藤監物交。尤善。嘗酒間走筆賦長句贈之曰。酒漲瓶魚躍。凡其酒劍菱。其魚鯉。千鍾傾來不停手。恰似巨壑受流水。英雄如君指纔屈。十歲結交眞知己。三尺鐵百鍊剛。數萬甲兵撐其腸。搤腕常歎不如意。每逢秋風獨悲傷。有時論兵氣激烈。縱横鼓動老蘇舌。酒酣慷慨拔劍舞劍

羽峯曰論得極善

華四射。醉眼纈自嘆書生多沈淪空發豪歌手擊節
其意氣雄壯如此。死時年三十有五。
善諷子曰。明治維新之初。所謂姦黨者。皆伏誅。正黨
諸子之後。朝廷賞之。皆賜金。修其墳墓。於是乎嚮之
屈於一時者。伸乎千古。而暫伸者。湮滅無跡。天道報
施之明。蓋如此。則子實其亦當無憾矣。余為子實傳
悲喜交至。書畢。傾一大白。至醉眼纈云。
小山春山曰。子實監物共非藩士。然其人品高邁。
求之藩士少其比。今讀子實詩。淋漓激昂。殆有劍
華四射之概。子閒此文跌宕奔放。與子實其人為

積水即岩谷信成也

稱焉。
南摩羽峯曰。子實等死後。辱修墓金之賜。所謂天
定而勝於人者。正黨之正。於是乎見矣。泉下之喜
可知也。
中野積水曰。余嚮讀武田耕雲傳。而慨然酸鼻。今
閱竹內子實傳。愴然嗚咽耳。幽明隔途。玉瓦異等。
老頑偷生。有靦面目。唯代亾友。深謝善諷子特筆
立傳。

甕江曰不獨医生儒生游學弊

堀伯謙傳

伯謙名重讓稱祐元號井齋藤原姓堀氏伯謙其字舊村松藩醫貧也於余為從兄父名重喬稱玄意號静修堂博學厚德醫名鳴于北越母水野氏幼而頴異不與群兒遊戲好讀稗官野史説古今治亂興廢及明君賢相忠孝義烈之蹟娓々不倦如老成年甫十四善賦詩綴文性强記每朝早起讀四書五經及金匱傷寒論至於皆能背誦天保六年乙未年十八初謁藩主雄心公々嘉稱之人或勸遊江戸修業伯謙笑曰余見世醫多遊江戸徒費財於飲食遊蕩僅

習如此可不誠乎

春山曰能曉時弊

兩三年在名家門一無所成而歸拕顏賣技務修邉幅以炫燿俗目譬猶與瞽師上京買位者一般夫醫道人命之所係其職不輕故古人曰不成良相必成良醫而世人往々帮間視之為醫者亦佞媚逢迎甘受他輕侮何其無恥之甚也余乃不傚此輩寧受訓家庭以所當費於都下之財多購書籍讀之竟不遊學江戸而醫學該博闔藩莫之若者也嘉永六年癸丑夏奉雄心公生母詣江戸邸余從而游學焉時亞墨利加使船始到浦賀港都下恟々余與諸藩志士交游論時事告之伯謙抄録諸家海防策及墨使國書和解幕吏應接書類

甕江曰應
前春山曰能取善於人者
又曰所謂上医々國者
甕江曰医國良剤

以示伯謙告之藩侯頗有所裨益既而余入安道湯川先生塾接多紀辻元諸老謦咳有所得則告之伯謙伯謙欣然曰予善如是余雖不游江戶名家門亦猶遊也安政三年丙辰六月靜修堂先生以老病致仕伯謙承家賜祿百二十石于時年三十有九四年丁巳雄心公老英賢公立益信任伯謙每覲于江戶必從備顧問多所裨益嘗陳意見十二條曰立大本曰政貴簡曰務節儉曰施仁惠曰舉賢材曰開言路曰興學校曰正風俗曰信賞罰曰修軍政曰復農兵曰多儲畜名曰獻芹徵衷言々剴切公嘉納之五年戊

甕江批
春山曰知命大丈夫

午加賜祿卄五石六年己未春正月余應藩辟歸村松輒忤執政旨罪將不測伯謙竊諭余曰子懼余連坐慎勿屈子之志余乃不屈三月遂被放逐伯謙幸不連坐是歲夏扈從公抵江戶余復逢之下谷俱賀其無恙明年萬延紀元庚申秋七月伯謙從公歸國途中公患脚氣既歸兩三日毒氣衝心遂卒雄心公不勝哀戚於是生平妬忌伯謙殊遇者乘機讒之伯謙蒙譴責屏居待罪曰死生有命非人力之所及讒人陷我刀鋸亦何辭端坐一室日夜讀書不復言他事九月雄心公亦卒左京公嗣十月遂奪其祿給其

春山曰人爵可奪天爵不可奪

子元琢廩米八人口。伯謙慨然曰。使我得有閒以行
志是亦君恩也。益修醫道。乞治者日衆。時余開業於
江戸麴坊。弟子稍進。乞治者盈門。伯謙贈書及贄賀
之曰。子必馳名海內。善自愛與。曰吾兒東游則幸矣
之。余復書曰。謹奉命。當此之時。天下之志士大主張
尊攘之說。余亦竊與諸子周旋。聞伯謙與其弟佐々
高達蒲生重修及通家某々等七士。盡力乎尊攘大
義。大喜。既而伯謙臥病。遂以慶應二年丙寅夏六月
廿八日歿。年四十有九。余聞訃哭而慟。是歲冬。七士
皆就縛。余聞之大駭。語在七士傳中。後元琢東游寓

[illegible]江曰規頌兼備筆有真情

余家。勉學。余猶宦游不歸鄉。其叔父重順奉亡兄遺
命治家事云。
善諷子曰。嗚呼。吾宗家累世積善。布在口碑。而今家
運迍邅如此。何其天道憒々之甚也。雖然。天為人之
惡寒。不輟冬。將大伸之。必先屈之。閭門熙々。開陽春
之。榮其責。實在元琢及我輩子孫也。可不勉乎。
又曰。伯謙精力過絕人。公務醫事雖忙甚。少暇則繙
帙著書不休。嘗抄錄秦漢以上文數百篇。以便朗讀。
又有雲母紀行東行日乘文詩稿各若干卷。其醫事
則有勿蹈錄喜多村香城序之。治驗藥案雜著稿亦

甚多。亦解洋書。亦善繪畫。亦能和歌。眞可謂博雅君子矣夫。

川田甕江曰。伯謙良醫。不獨能醫疾。兼知醫國之術。而其志不成。遇讒病沒。作者之惋惜不置。不亦宜乎。

小山春山曰。伯謙志業不終。抱冤殁。誠可悲。然從弟子闇夙開業於江都。門戸日盛。遂以文儒成名。足以顯揚一門。則伯謙亦可以無憾矣。

岡田后得曰。此傳。元琢元恭二子。及我輩子孫當寫一通置諸座右。以爲箴銘。

羽峯曰。篤厚云々十三字。悉忠俊爲人。

栢木忠俊傳

忠俊幼稱莊藏。後改總藏。栢木氏。曾祖包熙。祖保秀。父忠榮。並爲伊豆韮山縣小吏。忠俊爲人篤厚謹愼。忠義出乎天性。有吏才。年甫十四。補書記。肄仕縣令江川英龍。称太郎左衛門英龍深愛之。弘化中。幕府命英龍巡視伊豆七島。忠俊扈從。自懲罰旌賞。以至徵貢勸農。莫不皆盡力焉。嘉永癸丑。又從巡視武相房總沿海形勢。規畫之防禦。明年安政紀元甲寅。與望月大象矢田部鄉雲等。同抵長嵜。就蘭人講習鑄砲造船諸技。既還。列藩士大夫多來學者。銃砲之術用洋法。

羽峯曰忠義

又曰忠義

又曰忠義

江川氏為之嚆矢。亦多出才雋。忠俊之功居多云。乙卯。英龍殁。子英敏嗣。忠俊謹事。如初。幕府賞其積年之勤勞。賜金百兩。進之勘定格。忠俊固辞曰。臣衰老不能復奉職。将削髮謝人事。掃除江川氏兩世之墓以終。竟不受。文久壬戌。英敏殁。弟英武嗣。尚幼。忠俊輔之。拮据盡力。所部大治。不墜其遺業。丁卯冬。将軍徳川慶喜辞職。明年戊辰。 王政維新。忠俊奉英武謁東海道鎮撫總督於桑名本営。是秋。擢為徴士。任會計官判事試補。尋為權判事。既而車駕東巡。以本官扈蹕。總管沿道金穀出納驛遞營繕等事。既而兼監鑛山事。己巳六月。遷韮山縣判事。兼檢閲左八州物産。轉大參事。叙正七位。辛未四月。廢韮山縣。置足柄縣。因為本縣參事。進權縣令。叙正六位。明年遷真。叙従五位。丙子三月。廢足柄縣。官罷。 朝廷賞其積年功績。賜金三百圓。叙正五位。戊寅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家。年五十有五。賜祭粢金二百五十圓。忠俊長身清癯。眼有光。雖以文無害起身。勇武有膽略。弘化丁未。博徒帶劔刼人。横行于兩野相武甲駿之間。州里力不能制之。忠俊受英龍之命逮捕之。一夕博徒蝟集于駿之茱萸澤。忠俊提銃。従捕吏。往

成齋曰若君子人作君子人者而人

覘之。途遇二賊縛之。偵知渠魁所伏。昧爽襲賊於臥內。賊驚起揮長刀亂斫。忠俊拒以銃柄。翻身射一賊。斃。餘賊破戶遁去。捕吏卿雲追擊殺一賊。遂悉捕之。慶應丙寅奉英龍遺志。上徵募農兵議於幕府。不允。及王政維新。布徵兵令。視其徵募免役諸法。畧相同。時論多之。

善諷子曰。余觀忠俊事江川氏。而輔其六尺之孤。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矣也。徒以循吏稱之。不知忠俊之所以為忠俊者也。嗚呼循吏猶可得。而若君子人。不可復得也。故立之傳。

重野成齋曰。輔遺孤保先業。此其節義尤可稱。故一筆々點染。若循吏之能。則在所畧。碑板文不可無此取捨裁節。

南摩羽峯曰。吾鄉野口勇馬學砲術於江川氏。悉柏木氏為人。為余語之。亦猶此篇所叙其忠義吏才。實可欽稱也。

岡田后得曰。削髮掃墓云々。此其大節。可以敦薄俗。

羽峯曰尊王二字一篇骨子

春山曰嘉猷亦奇男子

田中綏猷父子傳

田中綏猷本姓小森氏。稱賢次郎。號恭堂。但馬國出石郡香住村醫小森正造第二子也。幼善筆札。好和歌。成童志學。受業於同郡士井上靜軒。為人慷慨有氣節。夙抱尊王之志。天保十一年庚子秋。上京師。仕大納言中山公。遂為其家臣田中近江介義子。以其女配之。冒田中氏。稱河內介。叙正六位。寵遇殊渥。嘉永中海警甚亟。綏猷屢獻言公。公亦深感其志操。器之。先是弘化中生一男。稱左馬介。名嘉猷。幼而頴異。既長志操亦類父。嘗過金剛山下。賦詩曰。傳聞此地萬軍馳。六百年間歲月移。說著古碑揮淚見。金剛山畔暮雲悲。文久壬戌春二月。綏猷欲視察天下之形勢。與海內志士交結。拉嘉猷。歷游九州。見眞木保臣。小河一敏。轟寛敏。平野國臣等。共痛論幕府之失政。有所謀。遂入薩摩。見大久保利通。海江田信義等。陳獻慮所在。又說筑前肥後岡諸藩士。以尊攘大義。皆約刻期擧事而歸。當此之時。諸藩士皆注目薩藩動靜。會薩藩士伊牟田永種(称尚平)出羽人清川正明(称八郎)江戶人安積武貞(称五郎)等。自江戶走來告曰。幕府使其臣按廢帝之故事。將行之。事太急。於是綏猷不

后渟曰想見驚愕之状

勝痛憤。乃率男嘉猷姪小森郁太義弟中野晴虎。及志士三四人走浪華。飛檄九州。募志士。志士來會。潛匿薩邸者八十餘人。又在播攝間預盟者二百餘人。将待島津久光来襲九条氏。既而久光将朝京師。抵姫路。綏猷及平野國臣飯居簡平大谷雄作青山頼母等乃呈書久光。乞奏義徒之志於 九重。奉車駕於函嶺。以討幕府之罪。遂攘洋夷。久光乃留其徒於伏見。直入京師。縁近衛氏奏之。滿朝驚愕。懼其暴挙迫闕下。乃勅久光鎮撫之。久光乃使大久保利通工藤某(左衛門)傳命諸藩士在浪華者有馬正義

春山曰父子照像

(称新七)田中謙介。柴山某等聞之。憤久光因循。直抵伏見。與綏猷及真木保臣。小河一敏等相議。将入京挙事。久光聞急使大山綱良。奈良原某(称喜八郎)。道島某(称五郎兵衛)諭之。勿暴動。弗聴。大山奈良原等大怒殺戮有馬正義。橋口某等八人。餘皆押送其國。山本義徳憤激自割腹而死。綏猷拉男嘉猷及海賀直求中野晴虎。小森郁太等五人走薩。過日向細島。為薩人所殺。蓋有馬橋口等親友以綏猷為謀主。而二子遭禍。報之讐云。綏猷死時年四十。嘉猷年十有八。實文久二年壬戌夏五月二日也。綏猷身長五尺有六寸。威風

凛然嘉猷丰容瀟灑眼光射人綏猷顛沛中咏和歌遺懐曰武士乃思比佐太免天放津矢盤金毛巖保毛透須邊良奈利又曰比多壽羅爾只涙乃美落留哉我身獨乃世爾盤阿羅禰登又曰天津日乃光毛見邊須成爾計留立重禮留浮雲乃曾羅其意氣慷慨如此或曰綏猷從中山公於銀山軍敗將走長州死于備前海中嘉猷亦從父戰死焉

善諷子曰嗚呼綏猷父子抱尊王之志東西奔走遂死乎非命豈不哀哉然其一片忠義之氣千載不磨滅余立之傳以弔慰云

南摩羽峯曰田中氏父子夙乃志於王室拮据奔走而覩幾不明遂死非命可惜矣然其志則不愧中興諸臣也

小山春山曰當時以義殉國者不翅數百千人而其名湮滅蔑聞者亦多子闇搜羅其遺聞逸事立之傳而編諸偉人傳中遂以不朽乎千古亦義士之幸哉

岡田后得曰父子冤魄得此傳可以少慰焉史筆之為陰德亦大矣哉

朗盧曰既已不凡

近藤貢傳

貢者舊村松藩士。名勝恭。藤原姓。近藤氏。貢其通稱也。少好兵法。從同藩士片岡蒼軒學。每對酒則談古今戰跡英雄兵略。以為樂。事藩主尤精勤。自近侍至郡宰。食秩百六十五石。慶應戊辰夏。王師討會津。於是與羽越諸藩連盟抗王師。米澤會津二藩屢以暴威迫村松藩。要同盟。老臣堀某等素主佐幕。遂連盟。貢切諫。費聽。世子遂出質于米澤。德次郎君貢憤慨糾合同志。謀奪世子於途中。奉據嶮要。舉義兵。老臣等預慮有此變也。內會米賊兵于封境。警衛甚嚴。是以

又曰此間苦衷可揮涙

不能果焉。方王師入長岡。姦臣將欲出兵三小隊。以應援會米。以貢充軍監。貢又切諫。隊兵亦往々執大義。不奉藩令。老臣等大窘。乃變出兵名。稱保護封境。以出兵。貢職為郡宰。不能辭。乃帥兵三小隊。陣于西南境黑水村。時五月廿日也。既而老臣等下令。進軍于賊地。貢以其與初令異。復大諫爭。時會米桑三賊。進兵于黑水村。重圍貢陣。觀暴威。促其進軍甚急。於是貢決死。誓同志。將欲窺機斫賊營。舉義兵。既而藩主遣使命貢等進軍甚嚴。三隊長遂奉命。兵士亦左袒之者衆矣。於是內外賊勢益熾。貢乃知事不可為。

朗廬曰陳言實用即新發明

又曰千古悲憤不勝卒讀

嘆曰夫兵以事順名正為壯令雖賊壯勢熾一誤順逆不滅何俟縱令得一時之捷不足恃也先是世子之質于米澤也貢窃欲與同志謀奉故丹波守堀直央公第二子貞次郎君直弘以興復主家兒恭慶在陣中付與長子勝慶書且戒之曰汝雖幼年已十五矣當不忘吾言時勢切迫至此我有一死以勵節義而已矣汝疾走歸村松授兒此書自今百事必與兒謀奉貞次郎君以興復主家謹勿誤順逆以空我志是夜貢卒自刃于黒水村陣時年四十一恭慶既歸村松授父遺書兒勝慶勝慶讀之其畧曰大丈夫守

又曰有心勝者不能讀又不能不讀

又曰貢君可以瞑

大義不動如泰山臨大節赴死猶水就卑令我一死以明大義汝輩必勿以吾死怨主家必勿仕二君辱祖先當須機會興復主家又代我善孝養老祖母若不能忍耐而乖吾遺言憤激殺身以誤大事非吾兒也勝慶讀畢慟哭常服膺遺言潜欲紹父志聞王師已入封内見附也乃往謁參謀平岡某部兵吉井某輔幸等請歸順且告亡父志平岡吉井等乃授官符當是之時仙壽夫人藩主直賀継母慷慨語侍臣曰婦人不可越境我以此地為墳墓乃泣貞次郎君抵封内瀧谷慈光寺避兵發待罪慶勝及小川某平次右衛門水野某渡

朗盧曰激湍奔流至此為恬波平川優揚可喜

邉某等正議之徒凡三十餘人往護衛之及慶勝獲官符小川某等乃奉貞次郎君詣軍門而歸順遂得主家安堵如故實是秋八月某日也貢為人白皙精悍沈毅不群事父母色養未嘗遭譴責無他嗜好唯好擊皷其聲甚清遠余與勝慶善明治初為藩大參事亦精勤酷類父云

善諷子曰方貢之自刃也賊兵尚猖獗而貢獨斷然知其終必滅何其見兵機之明也余又觀其訣二兒訓戒周到殆如楠公訣子於櫻井驛忠誠悲惻使人灑淚嗚呼孰謂今人不及古人矣哉事雖有大小其意未始不同也噫

又曰余輩傍亦然況其人乎

又曰村松余鄉國也雖小藩也其死國事者不乏矣初自吾宗族七士唱義就死士風大振余作偉人傳至村松諸士傳益悲喜交至忽泣忽笑家人輩從傍觀之不知其何自而然也

坂谷朗盧曰余讀此傳至訣二兒語與書三四讀每讀巾拭眼紙刷鼻不勝忙不知其為何故讀至末段楠公云々之論始知千古誠心苦衷相符者使讀者又涕淚發於自然也可謂快文矣可謂悲文矣

田村翠崗曰。子聞作此傳。以其係同郷士人。或疑過褒。然是詎傷。後漢張湛在郷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世傳為名言。余於子聞亦云。

村山拙軒曰。想見子聞當草此傳。一字一涙。満腔悲憤迸出筆端。僕亦讀了浮一大白。

羽峯曰。狷介好義。是二郎之所以為二郎。亦是二郎之所以徒死也。

太田二郎傳

太田二郎。名正哲。字仲整。但馬國養父郡八鹿村西村瑞亮第二子也。幼從同郡宿南村池田禎藏學。為人狷介。好義。慕太田判官守延為人。自稱太田二郎。守延元弘中。奉恒良親王舉兵。為本國勤王之首者也。文久三年癸亥春。二郎送友人某抵京師。會將軍德川家茂率諸侯伯扈從鸞輿。禱攘夷於加茂石清水祠前。乃奮然感興。竊期以身殉國。既而廟議忽變。膺懲之典。因循不舉。海内之志士忿々不悦。是歲冬十月。平野國臣美玉安磨等將奉主水正澤公宣

春山曰安達即吾友清風也其人醞藉好義當時有志之士飄零無所憑者多渇頼焉以生今在備前為郡長
羽峰曰奇男子

嘉。舉義於銀山。二郎與之。乃與鯰江直輝等竊抵京師募志士。與田中某（稱軍太郎藝州人）護兵器七駄。赴銀山。至則事既敗。乃變姓名。走因州。依松田安達二氏。遂匿其京邸。已而東行抵宇都宮。依其藩老戶田氏。元治紀元甲子秋七月。京師兵發起。二郎得報。咄嗟赴之。不及事。乃轉路走伯州。依河田氏。一日從容謂主人曰。僕已以身許國。臨事致死。固所不辭。而生長農家。未知屠腹之法。先生幸教之。河田氏乃授之其法。慶應紀元乙丑春二月。飄然歸家。親戚故舊大喜勸之歸耕。答曰。僕數年所交。皆倜儻不羈之士。而今

又曰是狷介好義處

桂炊玉。則朝不支夕。僕在家徒為父兄之累耳。不如遨遊諸侯浪士之間。以竢時機也。乃賦詩曰。賴有阿兄養老親。一身許國表王臣。寧攘洋禊葬魚腹。不作苟生左袵人。遂去到京師。所在伏匿。備極苦楚。二年丙寅春。幕府再征長州。二郎乃與北垣國道原某諸子。航海抵讚岐。見高杉晋作。遂俱抵防州。入集義隊。屯于富田建笑院。作家書。預叙訣別。蓋欲一死以報德山世子恩遇也。初銀山之役。一敗多喪長防之良。隊長佐々木某以二郎不及事而走。疑其反覆也。禁從軍。至此北垣原二子使二郎督諸客兵。潛抵山口

羽峯曰。是亦循介好義處

后潟曰。從容

訴其冤。當此之時。四疆受圍。攻戰方酣。因禁氏閒作盂蘭盆節蹈歌。院中有地藏堂。村人詫供香花。乞開門。二郎不許。相馬某乘醉開寺後小門内之。會二郎病聾臥不知。佐々木某固憤二郎越班上訴。將中以嚴法事。出倉卒。二郎無暇謀之。北垣原二子。且其人性鯁直。羞歸罪於人。苟獨免。乃斷然決死。從容作書訣二子。吟魂魄不歸天。與地死。爲忠鬼護皇基句。沽酒割雞。與其友三崎某訣。飲至夜半。託以後事。又呼相馬某俱入室割腹。使檢其淺深。自把煙管喫煙少時。仰天嘆志業不遂。引刀斷喉而瞑。一如所聞河

羽峯曰。洵然々々

田氏法。時年二十有三。實是歲秋七月廿七日夜也。遠近識與不識。皆痛惜其冤枉云。

善諷子曰。二郎之一死。可謂烈矣。然吾惜其死而無益也。佐々木氏何人。一隊之長。而責小節苛刻矣。吾又惜其量之狹隘也。噫

南摩羽峯曰。二郎徒死。無寸益於國家。然其志則可憐矣。若使之讀書而知理義時勢。必有所濟也。惜哉。

小山春山曰。二郎壯士。可憐。若有能用之者。必應充裨將之任。而徒死如此。可惜哉。

后得曰。小妻敬。

尭江曰。機智超凡。

河村瑞軒傳 或作瑞賢

河村瑞軒。名安治。稱十右衛門。瑞軒其號。以號行。不詳其鄉貫。初微賤。以輓輅為業。為人剛毅。有機智。明曆三年。江戶大火。瑞軒料材木之價騰貴。先其火未滅。括家財。晝夜兼行。抵岐曽。投材木商某。謀多買材木。某大喜。乃延之室。瑞軒見其兒游中庭。探囊出楕金一枚。以火筋鑿小孔。拈紙為絲貫之。作玩具。以與兒。其妻見之驚曰。是重貨也。汝自何得之。兒曰。江戶之客賜之也。妻乃語夫。夫亦驚曰。如是重貨作玩具。豈非大度之貴客耶。益敬待之。瑞軒因某約盡買岐

尭江批

曽數村材木。曰。請速運漕之江戶。價則直與。材木換付。因盡煤印其材木。纔付金五兩而去。既而江戶大火之報至。材木價頓騰貴。買者爭至。而材木皆既為瑞軒之有。作筏送江戶。瑞軒雇兩奴悉收之。買者陸續至。兩三日間悉賣之。獲數千金。瑞軒固精乎土功。於是諸侯豪商築造家屋者。多命瑞軒。瑞軒皆應請。其直廉而築造堅美。故其名益著。嘗芝增上寺屋棟上瓦一枚破壞。主僧欲修之。命瓦工。其直甚高。詰之曰。屋高矣。不植板幹。不能修之。故然。又謀之他工。亦言如初。乃謀之瑞軒。瑞軒曰。易々耳。明日修之。歟明

菟江曰亦是機智超凡

后得曰徒來窮措大難輕

乃造紙鳶向屋上放之度紙鳶踰屋上紆其絲使之低垂屋後捉之去紙鳶以大綱接續其絲端而引之自屋上垂于屋前後植巨材地上結綱使瓦工縋而登屋上須臾而修其破壞畢人皆嘆稱之瑞軒素不識書然既富多購書史倩學士講而聽之尤精乎農桑水利經濟之學新井白石徵時稱傳藏就瑞軒借書讀之瑞軒知其非常人善遇之嘗欲妻其女於白石語家人家人曰窮措大何為宜更選佳婿瑞軒曰此非汝之所知也傳藏骨相非凡雖今窮後必成偉器取貴富也必矣乃使人私白石白石不肯其人諭

菟江曰瑞軒以女妻一書生常人之所不及白石辭之尤見其難及

后得曰登城用當時語

之曰瑞軒以千金所購地與子子以為學資遂志不亦可乎白石固辭之其女美而艷柳澤侯吉保納為側室時侯居川越執幕府政柄威權赫灼後賜姓松平瑞軒緣侯紹介與上國豪商角倉某交結穿堀川渠於伏見京師之間通舟檝以便運漕又河內和泉之間往々霖潦被水災因穿渠浚河與淀河通凡三里間名之曰安治川以其土築山於大坂川口名之曰瑞軒山云幕府賞其功擢為代官一日登大城坊主（城中掌故名）來告曰新井筑州請見君瑞軒久在上國不知其為誰怪而疾之既白石来曰河村君久濶余

甕江曰妙筆得遷史神髓

后得曰善作當似可

新井傳藏也。昔年辱厚意。不知所謝。瑞軒曰。唉傳藏君乎。何其堂々。余不過為代官。然君外青雲。喜余見之。不過也。大笑而別。初瑞軒謁貴權某。請曰。僕素寒微。今為世之所知。若得稱官名足矣。某笑曰。易々耳。吾使汝稱兵部卿。然決不可以眞字書。當以假名書。比與字不幾也。字蓋以日傭奉行國音通兵部卿也。瑞軒始不解其何故。低首而思。既而悟。啞然仰天大笑曰。洵善矣。拜謝而去。

善諷子曰。幕府之盛時。貴門地。尤難乎仕宦。瑞軒以輓輅賤人。得為代官。亦可謂偉丈夫也哉。若使瑞軒生于今代。為眞兵部卿。為工部卿。亦不難也。嗚乎惜哉。

甕江曰引傳中之語轉化為贊何等才思

川田甕江曰。其人奇。其文亦奇。篇中寫機智過人處。尤有精神。但瑞軒始通奧羽海運。事見白石文集。今省而不載。似可惜。

小山春山曰。瑞軒伊勢人。其先世仕北畠氏。後降民間。猶住于伊勢。父曰竹右衛門。瑞軒幼而亡命。飄泊四方。遂以機智為幕府所任用。最長于治水。其所施為。奧羽海運畢生大業。而有功乎國家者。本傳固不可遺焉。然而白石先生奧羽海運記。炳

烺煥發。眞不朽大文字。不必待後人表揭。惟子闇省畧之意。其在於斯歟。

又曰。駿州久能山石華表。將換以銅製。然恐壞石柱。命工存全形收之。其費當千餘金。乃謀諸瑞軒。瑞軒曰。三百金能辨之。吏大喜命之。瑞軒依華表形。鑿小溝於其下。如廿字狀。又採檞木細條。更小之。塡塞溝内。既而繫紐於石柱。使衆丁徐曳之倒溝中。枝條柔軟。毫不傷柱身。官褒其敏智。別賞金數十兩。又京師八坂塔傾焉。命瑞軒起之。瑞軒穿小池於塔側。瀦水經旬。地墊塔起。此二事載續武林隱見録。乃附之傳後。以補軼事云。

甲申八月初五。志于无悶室北窓下。

岡田后得曰。此傳原有浮浪逼乞賑卹一段。摹寫頗妙。今削去。似可惜。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喆　仝校

蒲生重良

褧亭曰余明治十一年作偉人傳二編有言曰四十四年海内必有大變是人事天數則然今不俟四十四年而屢有變乱柄國者未可輕学士之言也噫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二編跋

世道年衰。人心日澆。洋教乘之。蠱惑愚蒙。煽動姦猾。吁。處今之世者。如乘弊船。可勝慨哉。家嚴有憂於此。著偉人傳。既已至第七編。其所載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蹟。壯烈泣鬼神。是亦可以興起世道人心歟。欽讀之餘。遂書卷末。于時有客云。茨木縣暴徒嘯集。擲爆裂藥。襲擊警察署。洋教之毒。蓋至此。爲之絕嘆。

甲申秋九月。

男　蒲生重裕謹題。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二編卷之上終

48-13352

010190530340